



寻猫奇遇记

The Amazing Story of Adolphus Tips

[英] 麦克·莫波格 (Michael Morpurgo) 著/黄静雅 译



中国城市出版社
CHINA CITY PRESS

寻猫奇遇记

【英】麦克·莫波格 (Michael Morpurgo) 著

黄静雅 译

*The Amazing Story
of Adolphus Tips*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·北京·

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: 01-2010-697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猫奇遇记 / (英) 莫波格 (Morpugo,M.) 著 ; 黄静雅译. —北京 : 中国城市出版社, 2013.3

书名原文: The amazing story of Adolphus tips

ISBN 978-7-5074-2759-2

I . ①寻… II . ①莫… ②黄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 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1782号

THE AMAZING STORY OF ADOLPHUS TIPS by Michael Morpurgo

(Text copyright © Michael Morpurgo 2005)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China C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策	划	王立
责	任 编 辑	唐浒
特	约 编 辑	刘基源
插	画 设 计	芒果
责	任 技 术 编辑	张建军 张雅琴 张美欣 杨骏
出	版 发 行	中国城市出版社
地	址	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30号 (邮编100053)
网	址	www.citypress.cn
电	话	(010)63275378 (营销策划中心)
传	真	(010)63489791 (营销策划中心)
总	编 室 信 箱	citypress@sina.com 电话: (010) 68171928
投	稿 信 箱	world66@263.net (营销策划中心)
经	销	新华书店
印	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字	数	100千字 印张 5
开	本	880×1230 (毫米) 1/32
版	次	2013年6月第1版
印	次	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定	价	20.00元

声 明

“二战”时英国南部撤离以及为 D 日进行的军事演习确有其事，但本书故事依然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。任何涉及真实人物（包括活着的以及逝去的人）、真实场景、历史事件的部分，所使用目的都是为了给本小说构建一个恰当的文化历史背景。本书中的部分人名、角色名、地点和事件都源自作者的想象，若有雷同，实属巧合。



献给安和吉姆·辛普森，

感谢你们将我们带到了斯拉伯顿，

也感谢你们的家庭，

特别是亚特兰大、哈里特和艾菲。



致 谢

本书的细节材料是从斯拉伯顿当地的历史中收集而来，
原材料来自格雷斯·布拉德比尔德《曾被改变的土地》(The
Land Changed its Face. 哈勃图书公司，1984年)。



The Amazing
Story of
Adolphus
Tips





引子

The Amazing
Story of
Adolphus
Tips



我第一次读到奶奶的信，大概是十年前，那时我十二岁。这种信让人读过就不会忘记。记得当时我把信端详了一遍又一遍，就是为了弄明白它的意思。没过多久，家里所有人都看到了信。

“嗯，我看了后大吃一惊。”爸爸这么说。

“她太不可思议了。”妈妈这么说。

奶奶那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们。她说：“宝儿，是你吗？亲爱的，我是奶奶。”

“宝儿”这个名字是奶奶最先开始叫的。很显然，这是她所听到的我张嘴后吐出来的第一个词。其实我的名字叫迈克尔，但她从来都不这么叫我。

“你读过信了吧？”奶奶继续说道。



“读过了，奶奶。都是真的吗——你说的都是真的？”

“当然了，”她说，电话那头传来她遥远的笑声，“能怪谁呢，毕竟谁都经不起诱惑，宝儿。但是亲爱的，你要记住：只有死鱼才会随波逐流。我可不是一条死鱼，绝对不是。”

那么这一切都是真的了。她真的去做了。我拼命压抑自己想大叫的冲动，大声欢呼，开心的想上蹿下跳！但其他人看上去好像都很震惊。姑姑、舅舅和哥哥弟弟们都来了，他们“啧啧”叹气摇头，时不时交头接耳一下。

“她以为自己在干什么啊？”

“年纪都那么大了！”

“爷爷才刚去世几个月而已。”

“尸骨未寒呢……”

更准确地说，爷爷刚去世五个月零两周。

葬礼那天下着倾盆大雨，雨声有时候大得盖过了风琴声。我记得有几个婴儿大哭起来，然后就被抱了出去。我和奶奶一起坐在最前排，就靠在爷爷的棺材旁边。奶奶的手一直在颤抖，我抬头看她，她就对我微笑，紧紧抓住我的手臂，告诉我她很好。但是我知道她并不好，所以我也紧紧握住她的手。之后，我们跟在棺材后面走在教堂的通道里时，手握得更紧了。

我们一起站在坟墓旁，站在她的伞下，看着人们把棺材慢慢放下。牧师的话好像被风刮走了，我一点都听不到。我记得，我竭尽全力想感受到一丝悲伤，却做不到。并不是因为我不爱爷爷，我很爱他，只是他得多发性硬化症已经十多年了。他生病的年头

几乎和我的年龄一样，我从来没觉得我有多了解他。小时候，他会坐在我床边，给我读故事；后来我也为他做同样的事情。有时他能做的就是对我微笑。再后来他的情况越来越差，奶奶就不得不为他包揽所有的事情。她甚至必须向我解释爷爷想对我说的话，因为我一点都听不明白。最近几个假期，我都是在斯拉伯顿度过的。那时候，我能从爷爷的眼中看到他的痛苦。他憎恶自己的状态，他也讨厌我发现了这一点。当我知道爷爷去世时，我很为奶奶感到难过，当然了，他们结婚在一起已经超过四十年了。但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为这一切的结束感到高兴，为奶奶和爷爷感到高兴。

葬礼结束后，我们一起沿着小路走回旅馆守夜，奶奶一路上还是紧抓着我的手。我觉得自己该保持沉默，因为我不想打断她的思绪，所以就没有吵她。

我们走到桥下可以看到旅馆时，她终于开口说话了。“他离开了，宝儿，”她说，“也离开了那个轮椅。上帝啊，他那么恨那个轮椅！他现在终于能重新开心了。宝儿，你真该看看他以前的样子，你应该了解我所认识的他。多壮实的一个家伙啊，还是个绅士，对谁都很和善。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很和善。我们经常一起开怀大笑，那时候我们多爱笑啊。后来情况就变糟了，他很久之前就不再笑了，那时他刚刚得病。所以我喜欢你和我们待在一起，宝儿。你让我想起他年轻时的样子。你也总是在笑，就像他以前那样，让我觉得很舒坦，爷爷也很高兴。我知道你的笑有这个魔力。”

说这话的人一点都不像奶奶。和奶奶在一起时，总是我在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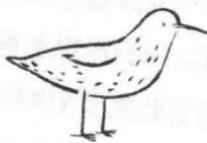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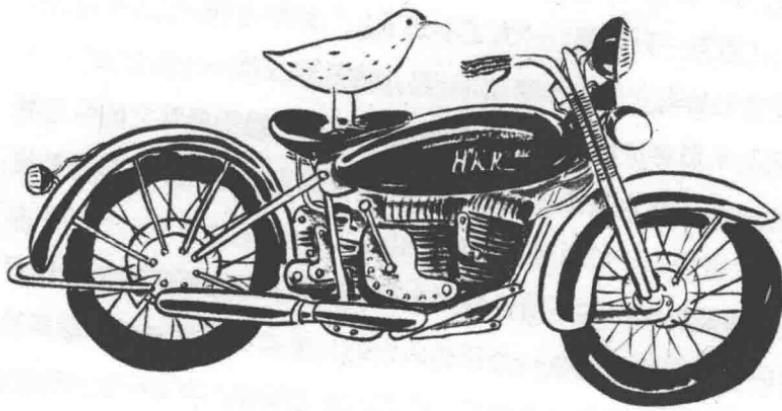




不停地问，她一般都是在听，很少说话。我有什么话都跟她说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自己总是能很轻松地和她谈话，要比和家里其他人说话容易得多。因为在家里，大家都很忙。我每次和他们说话，就觉得自己好像在打扰别人。而奶奶就不一样，她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。她让我觉得，对她来说我是全世界唯一重要的人。

打记事起，每个假期我都会去斯拉伯顿，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去。和别的地方比，奶奶家的木屋更像是一个家。我们搬家的次数太多了——多到我一点都不喜欢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我刚习惯下来，安顿好，交了新朋友，我们就要走了，又要搬家了。而在斯拉伯顿的暑假，我总是和奶奶一起，那么可靠，我也爱周围不变的事物，特别是那辆哈雷摩托车。

奶奶总是骑着爷爷最爱的那辆摩托车，偷偷带我出去。那辆哈雷戴维森重型摩托车是爷爷的骄傲和欢乐。我们就叫它哈雷。爷爷病倒之前，他们只要想，就会骑着哈雷出去，但是次数并不多。她告诉我，那些日子是他们在一起时最快乐的时光。现在爷爷病得很重，不能骑哈雷带她出去，就变成了她骑车带我。我们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爷爷，他当然很喜欢听每一个细节，比如我们都去了哪儿，在哪儿停下来吃野餐，骑得有多快。我把他曾经的生活重新经历了一遍，他也喜欢这样。但我们从来都不告诉我的家人，奶奶说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因为如果家里人知道奶奶骑哈雷带我出去，他们就再也不会让我到这儿来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奶奶说的没错。在我印象中，不管是爸爸（她的儿子）还是妈妈，在很多



事情上和奶奶的想法都不一样。他们总是觉得奶奶有点固执和古怪，甚至有时还不负责任。他们一定会觉得，她骑着哈雷带我实在太危险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不管我们速度有多快，我都没觉得会不安全——在我看来，越快越好。回家后，我们都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脸被风吹得麻木。而奶奶总会说同样的话：“太了不起了，宝儿！难道不是吗？”

我们不骑哈雷出去的时候，就去海滩散步、放风筝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会看到斯拉伯顿牧地上的水鸡、黑鸭和苍鹭。有一次我们还看到一只麻鸭。“太了不起了！”奶奶在我耳边轻轻地说。只要是奶奶喜欢的——摩托车、鸟儿或是薰衣草——她就会用“了不起”来形容。房子里总有薰衣草的花香，奶奶喜欢它的味道和颜色，连肥皂也是薰衣草香型的，所有的衣橱和柜子里都被她放了一个香袋——她说是为了赶走蛀虫。

我觉得最好的事情，甚至比骑着哈雷、靠在奶奶身上一路呼啸更好的事情，是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，和奶奶一起沿着斯拉伯顿沙地的鹅卵石海滩走路，边走边用力跺脚。为了不被风吹走，我们不得不紧抓着对方。但是因为爷爷的关系，我们从来都不能走得太远。只有电视上有体育比赛时，爷爷才高兴一个人待在家里。因此当有板球或橄榄球比赛时，我和奶奶都会骑着哈雷出去，或者去散步。爷爷最喜欢橄榄球，年轻时，他就是个很好的球手，奶奶这么骄傲地告诉我。只要他能离开农场，就会去给德文队打比赛。

奶奶还把在我出生之前，她和爷爷忙碌的生活故事讲给我



听——都发生在农场里，她还把我带到那些地方，指给我看。所以我知道他们给南德文的六十头奶牛挤奶的故事，还有爷爷工作到不能工作的故事。直到最后，爷爷的病完全控制了他，他再也不能起床、下楼，他们就卖掉了农场和牲口，搬到斯拉伯顿的小屋里住。不过大多数时候，奶奶都很想了解我，很乐意和我说话，问关于我的问题——也许是因为我是她唯一的孙子，但她从来不会对我指手画脚，所以不管是我在家里的生活，还是我的朋友，或者我的忧虑，我都会一股脑地告诉她。她也不给我提什么意见，只是静静地听我说。

我记得奶奶有一次跟我说，每回我去她家，她就觉得自己年轻了一些。“年纪越大，”奶奶说，“我就越想变年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骑哈雷出去的原因。我会一直年轻下去，直到我真的不行了。不管发生什么！”

我很明白她说“不管发生什么”的意思。记得爷爷尚在的最后几年，我每次看见奶奶，都觉得她情绪越来越不好，人看上去很疲倦。我常听到爸爸请求奶奶，让她把爷爷送到疗养院去，因为奶奶一个人很难一直将他照顾下去。有时在我听来，这种请求更像是在折磨奶奶，我真希望爸爸别再说下去了。不管怎样，奶奶从不听爸爸的。她请了一个护士，每天到家里来帮爷爷洗澡，但剩下的活儿就得奶奶一个人承担了，她经常累得精疲力竭。而我也越来越多地一个人去海边散步，我们再也没法儿骑着哈雷出去兜风了。奶奶只要离开爷爷一会儿，哪怕只是十分钟，也会变得非常焦虑，总是担心他会出什么事。不过爷爷病倒在床后，奶

奶有时会和我玩一会儿拼字游戏，她常让我赢；我们也经常聊天，直到深夜——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在说，奶奶在听。几年后回想起来，不得不承认，那时我几乎总是在给奶奶做我人生的实时汇报——把从我出生时到现在发生的一切琐事，全都讲给她听。

现在爷爷的葬礼结束了，所有人都跟在我们后面，沿着马路走进酒馆。这次换成了奶奶对我倾诉，她滔滔不绝地讲她自己的故事，就像第一次跟人谈起一样。这次，我突然成了聆听者。

酒馆一下子拥挤起来，所有人都想跟奶奶说话，那天我们就再也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。我就像个侍应生一样，给人们端茶、倒咖啡，送蛋饼和蛋糕。那晚，我们回到家后，奶奶紧紧地拥抱了我。最后，她像平时对我说晚安时做的一样，关灯之前碰了碰我的脸颊。她没有哭，也没有沉默。她抱住我，轻声说道：“别担心我，亲爱的宝儿。有时一个人待着，并不是件坏事。我会去骑一会儿哈雷，哈雷会帮我，让我感觉好点儿的。我会没事的。”随后，我们就开车离开，把奶奶一个人留在了空房子里，留在了寂静里。

几周之后，奶奶来我们家过圣诞节。这次她却让我有了距离感，好像她的身体里面有另外一个人。我想她现在一定还很难受，但这是她自己的秘密，所以我就让她一个人待着，也没有和她说很多话。奇怪的是她看上去并没有那么伤心，看起来颇为安详，镇定又沉默，脸上还带着仿佛在梦中的表情，好像对一个人待着很是满意。我发现奶奶常常静静地坐着，看着空气发呆。我想，她应该在回忆和爷爷一起过圣诞节的时光，或者回忆在她长大的

农场里过圣诞节的样子。

圣诞节那天午饭过后，奶奶说想出去走走，我们俩就一直走到公园里。我们坐在池塘边看鸭子，她跟我说：“我要离开这里，宝儿。大概新年的时候走，离开一阵子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我问她。

“到了之后我会告诉你的，”她回答道，“我保证：到时候我会写信给你。”

不管我再怎么纠缠，奶奶都不肯告诉我她的目的地。几天后，我们把奶奶送到火车站，跟她挥手道别。之后她就杳无音讯，我没有收到信或是明信片，甚至一个电话都没有。一周过去了，两周过去了，似乎除我之外，没有人担心她。我们都认为她是去旅行了，她也是这么说的，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去了哪里。奶奶跟我保证说她会写信给我，可我什么也没收到。奶奶以前一直都是信守承诺的，所以，我确定，奶奶肯定出了什么事。

后来，一个星期六的早晨，我从前门门垫上捡到了一包邮件。里面有一封挺沉的信，是奶奶写给我的，我立即认出了她的字迹。大家都忙着看自己的信，但我想自己一个人看这封信。我跑到楼上的房间里，坐在床上，打开信封。里面的东西不像是信，倒像一叠手稿，大概有三四十张，字与字之间距离很紧凑。封面上贴了一张黑白照片（其实更像是棕色），照片上是一个小女孩，看起来有点像我，怀里还抱着一只黑白相间的大猫，正对着镜头露齿微笑着。封面标题是《寻猫奇遇记》，下面是奶奶的名字：莉莉·特里金沙。手稿上还附着用彩色纸夹夹着的信——奶奶给我的信。



亲爱的宝儿，

这是我可以想出的惟一可以合理地向你解释我的所作所为的方法。这些年，我已经告诉了你一点关于我的事情，现在我想让你知道全部故事。有人会觉得我疯了，也许所有人都会这么认为，可我不介意。你在读了我写的东西后，就不会这么认为了。你会理解我的，我知道你会。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希望你先读这封信的原因，之后你可以给大家看。过一阵子我会打电话给你们的……等你们接受了这一“惊喜”之后。

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——顺便说一下，照片上抱着提普斯的小女孩是我——我习惯写日记。当时我还是个孩子，所有的心事只能说给日记听。日记不仅是我的好伙伴，更像是一个朋友。你将读到的就是我这一生的故事。故事开始于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发生在我长大的家庭农场里。老实跟你说，我对这个手稿做了不少改动。这里那里都有改动痕迹，因为有的内容太私密了，有的太无趣，或过于冗长。有时候我一写就是好多页，只是自说自话，随便写写。

故事的惊喜在结尾部分。可不许偷懒啊，宝儿。别跳过中间直接去看结尾，让故事结局成为一个惊喜——这个结局对我来说，到现在也是一个惊喜。

送你浓浓的爱意。

奶奶

另：哈雷待在车库里肯定觉得很孤单。我回去之后，一定会骑着它出去兜风。你一来我家我们就去骑车玩。我保证。

莉莉·特里金沙